

順應潮流才得救

向中共領導班子進一言

●王興華

東歐共黨政權瓦解

英文形容詞「Dramatic」，人們常直譯為「戲劇性的」，中文的習慣譯法，常常譯成「引人注意的」或「激動人心的」，在一般文藝作品裏出現這個詞，我主張用後兩種譯法。

可是形容今天在東歐共產國家所發生的事情，就應該直譯為戲劇性。因為在東歐所發生的驚天動地的事件，真像舞臺上的戲劇性變化一樣，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僅僅兩個月的時間，東歐共產國家在人民強大的壓力下，紛紛改變了政體。這些武裝到牙齒的共產獨裁者，並不是輕而易舉就可以推翻的，那些享受慣了的獨夫們，他們不會甘心順應民主自由的時代潮流，捷克就出現了統治者用暴力鎮壓的情況，他們出動鎮暴警察和傘兵，甚至還有警犬，猖狂地向示威羣衆進攻，當場有數十人受傷，可是，捷共這種殘暴鎮壓並不能阻擋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的浪潮，而且一浪高過一浪，最後有二十幾萬人擁向布拉格街頭，要求共產領導階層辭職，致使捷共政權驚惶失措，武力鎮壓的

決策終於動搖，共產黨領袖傑克斯不得不宣布下臺。

風起雲湧爭取自由

東歐共黨統治反對民主自由最強烈的，首推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獨裁者齊奧塞斯庫，他和中共、北韓一樣，都是狂熱的斯大林主義份子，搞的都是法西斯主義和封建世襲主義，他們的大小家族掌握特權階層，想要永久保持子孫後代的利益，誰要膽敢觸動他們利益，他們必以兇殘手段加以鎮壓。齊奧塞斯庫十二月十七日召集全國高級幹部會議，通過閉路電視下達他對德米什瓦拉示威羣衆屠殺的命令，一下子四千多人死於非命。但沒有嚇阻住示威羣衆的反抗，反而激起更大的抗議活動，最後愛國軍人也參加進來，一舉推翻暴政，獨夫民賊齊奧塞斯庫夫妻上了斷魂臺。齊奧塞斯庫自從一九六五年接管政權以來，奉行史大林的暴力統治，他在羅共大會上要求使用更多的軍隊，「不讓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破壞羅馬尼亞的社會主義。」呼籲北京中共領導人支持合作。他說：「我們極度關注與中共及中國

人民的合作，兩國必須採取主動，解決現存的困難。」羅馬尼亞翻天覆地的革命太戲劇化了，未等到中共有所反映，齊奧塞斯庫已經魂歸西天了。

戈巴契夫默許改革

一九八九年東歐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將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事件載入史冊。它所以能順利取得成功，最大的功臣應該是戈巴契夫。東歐人民能在短短二月內，就改寫了歷史，這與戈巴契夫提倡的重建運動，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東歐強硬派領袖在戈巴契夫拒絕支持下，如果不和人民妥協就得下臺。

在過去，蘇聯絕不會容許東歐人民鬧事，一九五三年史大林剛去世不久，東柏林工人因減薪而進行罷工，蘇聯駐軍隨即宣布該市戒嚴，兩個裝甲師開進市裏，鎮壓並處決了示威人士。一九五六年鎮壓了匈牙利與一九六八年鎮壓了捷克斯拉格之春，這些都說明蘇聯從來不願意放棄東歐國家的警察角色。

但到了戈巴契夫時代，他改變了歷任蘇聯領

導的作風，一九八九年，先是對波蘭和匈牙利改革的容忍，允許打通冷戰的象徵——柏林牆，後來當東德昂內克陷於困境時，蘇聯駐軍却按兵不動，最後迫使昂內克下臺。戈巴契夫不干預東歐內政的決心，表現得至為明顯，這也是迫使拒絕進行改革共黨老人幫下臺的一種方法。

戈巴契夫早在紀念蘇聯革命七十週年會上，曾作過長達三小時的報告，在報告中，他嚴厲地批判了斯大林，並對蘇聯歷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作了重新評價。去年年底，他又承認布列日涅夫時代入侵捷克是錯誤的。今天他又向前邁進一大步，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祖國，已向全世界宣布，他們放棄一黨專政，採取多黨議會制。這恐怕比打倒法西斯更值得慶祝，因為事實上，史大林戰後所建立的共產鐵幕，是比法西斯更為殘暴的制度。每一個共產國家的人民都為這個政權付出了慘絕人寰的血的代價。所以捷克人民憤怒的高呼：「四十年已經够了」。東柏林人繞道逃到西柏林，在電視上深惡痛絕地說：「我們永遠不相信共產黨人的任何謊言！」

為一個主義所建立的政權，讓人民深惡痛絕到如此地步，恐怕在近代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任何主義或任何理論，只能靠人民自由選擇，而不是依靠暴力迫使人去信仰。一旦失去暴力，便會冰消瓦解。

豈容天闔地闔人闔

共產黨的統治是與暴力分不開的。這是從列寧開始到斯大林時代，一直如此。戰後在斯大林

武力支援下所建立的共產政權，都是以蘇聯的政權模式組成的。黨是領導的核心，實行美其名曰「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獨裁制，黨組織深入各個基層，每個黨團員都是監視羣眾的特工人員，羣眾有個雞毛蒜皮的小事，黨支部立刻都會知道。一般居民由里弄委員會掌管，其幹部由成份好又積極靠攏黨的家庭婦女擔任，她們的眼睛總是盯住所謂的「階級敵人」，實際上她們是派出所的哨兵。

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和所有歐亞共產國家的領導，都推行階級鬥爭政策，這是放在每一個人頭上一把刀子，只要對共黨的政策有一點懷疑，他們都會用階級鬥爭的觀點置人於死地。共產黨掌握一個人的生殺予奪大權。每人的工作是它分配的，除了它以外，沒人給你工作，因為所有單位都是公營的，那怕一個小小香煙攤也是如此。它還有一個嚴密的戶口制度，只要有人對共產政權稍有不滿，它就可以用吊銷戶口發配邊疆的辦法使你就範。所以在共產國家裏生活的人民總是提心吊膽，對這個迫害人民的「人民政府」，顯得特別軟弱無力。正因為所有的共產國家都是靠秘密警察統治的，所以再強悍勇敢的民族，在這種制度下，也無所作為。這次東歐人民揭竿而起奮起反抗，是人們長期被壓抑的心態總爆發的具體反映。

今天東歐國家人民的勝利，還不能非常樂觀地看成是絕對勝利。因為武裝力量，仍掌握在共產黨手裏，共產黨軍隊裏的黨組織比地方上的黨組織更為嚴密，這是眾所周知的事。這次軍隊所

以嚴守中立，是受戈巴契夫制約的結果。為了保護人民勝利的果實不致中途夭折，還必須作到黨組織退出軍隊，使軍隊真正成為國家的軍隊，而不是一黨之私的軍隊。這一步做到了，人民的革命才不會發生逆轉。

共產黨是與暴力分不開的，他們失去暴力，一天都存不下去。從前他們靠宣傳來欺騙人民，一旦人民看穿了他們的伎倆後，再也不相信他們時，他們只好靠武力維持其殘暴統治。今天戈巴契夫能排除他的強大武力不用，而強調盟國的自決原則，本身說明他是一位斯大林主義和布列日涅夫主義的埋葬者，雖然東歐國家的軍隊仍掌握在共黨手裏，由於戈巴契夫堅決的改革方針，說不定東歐共黨軍隊也能實現國家化。到那時，人民的勝利，才算大功告成。

戳穿血腥歷史醜貌

應該說，戈巴契夫是繼承了赫魯雪夫的改革，不過比赫魯雪夫更有開拓精神，所以他肯定了赫魯雪夫在打破過去對內、對外的舊框框上和批評個人迷信等方面做出了貢獻。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如果當年赫魯雪夫不揭露斯大林的滔天罪行，蘇聯不會出現像戈巴契夫這樣一個改變共產世界的人物。

赫魯雪夫於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蘇共二十大會議上，對斯大林罪行所作的秘密報告，震動了全世界，對共產集團的影響尤為激烈，過去一向被認為是無產階級的領袖、世界勞苦大眾的「救星」，而今天變成了屠夫、民賊。當時斯

大林的威望遠比毛澤東高得多，赫魯雪夫要拿出多大的勇氣來戳穿這一段血腥歷史的本來面貌。居然沒有遭到人們的反對，以朱可夫元帥為首的軍隊支持了他。他當場將布爾加寧羞辱得無地自容，緊接著他從中央到各加盟共和國以及各州縣，撤換了幾十萬親斯大林的幹部，換上擁護新政權的班子。這就從根本上鞏固了他的新政權。所以能順利地推行他的政策。他對東歐國家比斯大林時代放鬆了控制，宣布蘇聯不再是共產世界的中心。正因為他對東歐國家的相對放鬆，在他的政策還沒有得到貫徹時，却發生了波、匈反共黨暴政事件，這使一些世界上僵化的共產黨如毛澤東之流驚恐萬狀，借題大作文章，中共先後拋出兩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謬論，鼓勵蘇聯出兵匈牙利，赫魯雪夫也慌了手脚，他自己也有點失去信心，怕事態鬧大不可收拾。結果蘇聯軍隊血洗了這個要求自由的國家，共黨的自由戰士納吉等國家領導人却被處決。今天納吉已經平反，他的豐功偉績得到充分肯定，並得到國葬的厚禮。這也是戈巴契夫支持的結果。

暴君遺跡宜早剷除

赫魯雪夫的政治改革，因波、匈事件遭到了挫折，他的步伐不得不放慢。中共毛澤東之流，趁蘇聯放棄共產世界領導權之際，設法擺脫了蘇聯的影響。一九五六年中共曾一度跟着赫魯雪夫走過，周恩來當時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報告」，相對地放鬆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各種政治犯，如所謂胡風份子、宗教界人士，都從監獄

和勞改營裏放出來，出現一個相對鬆動的局面，但好景不長，只有半年光景。終因波、匈事件，使毛澤東驚魂落魄，又以他獨創的陽謀——整風反右，恢復毛式的斯大林的極左路線，猖狂地打擊上百萬的知識分子。一度被放出來的各種政治犯，又重新被捕入獄。

就在毛澤東大整知識分子時，赫魯雪夫却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錯案，補發了工資，恢復了名譽。他又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理想，說什麼這是被資本主義篡奪了的口號，他宣稱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真正達到這個人類崇高的境界，儘管共產暴政世界永遠達不到這個目標，但至少說明他欣賞這個口號。由於赫魯雪夫的一系列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斯大林的恐怖政治體制，但仍屬專制獨裁政體。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有勇氣將暴君斯大林的僵屍從列寧墓中搬出來燒掉，更是非凡之舉，為成千上萬的無辜犧牲者，報仇雪恨。應該說赫魯雪夫是共產世界新篇章的創造者。

今天的戈巴契夫比赫魯雪夫走得更遠，他的頭腦更為開放。從這一點來說，中共的鄧小平既趕不上赫魯雪夫，更比不上戈巴契夫，鄧小平不敢打破毛澤東所制定的舊框框，他對冤假錯案的平反極不徹底，他對無辜受害者只有半平反，不補發工資。像對右派的辦法，叫「改正」不敢叫平反，工資分文不補。對過去的一切冤案，以一紙公文「平反」了事，絕無文明國家法律條文規定的冤案賠償費。白白毀掉一個人的青春。而且這種形式的「平反」，還受到重重阻礙。現在我們再來看中共十年來的改革。其間

總是出現反反覆覆的局面，主要原因中共目前的領導班子，基本上都是毛澤東極左路線的老班底，他們不僅年紀老邁、頭腦僵化，而且滿腦子殘留着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暴君思想。因為他們和毛澤東是一丘之貉，所以直到今天，鄧小平也不敢否定毛澤東這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暴君。

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到他去見馬克思為止，一共二十七年。在這期間，他對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甚至超過異族對中國的統治。當年日偽政權，也不敢這樣明目張膽地向中國人民放肆作惡。

中共從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權以後，毛澤東處心積慮地要消除異己，以圖鞏固他的政權。他的政權剛剛建立，就鼓勵北韓金日成的軍隊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突然越過三八度線向南韓進攻。毛的如意算盤是：如果北韓得手，因為由於他的支持鼓勵，金日成事後必能感恩戴德，甘作他的兒皇帝；如果失敗，他可以出兵支援，那時他正愁着有幾百萬國民黨整編下來的部隊，無法消化的問題，他認為這是他的心腹大患，他想這些人肯定是不會忠於他的。當金日成軍隊落荒逃跑時，他認為消滅國民黨整編部隊的時機到了，他於十月二十五日悍然宣布派出所謂「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半島，這些「志願軍」的戰士，幾乎全是國民黨整編下來的部隊，毛澤東就是借美軍之力，殺死了一百五十多萬國民黨整編下來的這些部隊。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國內為消滅所謂敵對力量，他借韓戰之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恐怖

運動，他先搞鎮壓「反革命」，凡是在日偽時期和國民黨時期有所謂歷史問題的人都一網打盡，也不經過審判，只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或槍斃或勞改，受害者竟達到幾百萬人。同時，「三反五反」運動也在工商界展開，所有的資本家、小業主都變成了「偷稅漏稅」的違法戶，用他們的資產來抵充「罰款」，弄得這些人家破人亡。在知識分子範圍內，又展開了殺氣騰騰的「思想改造」運動，所有的大學教師都紛紛走上講臺痛罵自己，以求「黨」的寬大，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人格的污辱，恐怕張獻忠也自嘆不如。

從這以後，毛澤東每隔二、三年必有一次運動，用毛的話說：「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例如五二年的土改運動，被處決的地主和富農有幾十萬之多，而他們的子女，被稱為「地富子女」，永生永世不得翻身，他們的身分地位有如中世紀奴隸的後裔。在這些人當中有很多人都是書香門第，正是農村的精華。但由於他們的「階級屬性」，使他們沉入社會最低層，如此一來，農村文化，自然出現斷檔和夭折。全國農村就成了歪戴帽斜瞪眼，游手好閑的二流子世界。中國農村幅原遼闊，人口衆多，普及文化尙嫌不夠，如此摧殘文化，那有不倒退的道理！

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運動和「反資產階級事件」是毛澤東殺向作家和宗教界的兩把利劍，所謂「胡風集團」的成員，都是有才華的作家，只是由於他們敢於寫真實，批評當政者，竟全部被投入監獄，四人幫垮臺後，胡風等人雖被放了出來，但他和很多人得了精神病，不久胡風也黯

然死去。至於說到天主教，那是一種舉世公認的道德力量，他可以起到一種淨化人們心靈的作用，正如愛因斯坦在他著的《科學與宗教》一書中所說：「宗教是使人們走向不斷完善必不可少的力量，不管科學怎麼發展，都不能代替宗教。」而毛澤東師承列寧和斯大林兩個暴君，對宗教恨之入骨，甚至用卑鄙手段對天主教教職污陷，例如在上海，中共舉辦的「天主教罪狀展覽會」上竟將春宮畫及裸體女人畫展出，說是從主教府搜出來的，中共的拙劣手法，真是掀起石頭砸了自己腳，這非但不能欺騙信徒，反而更暴露他們自己卑鄙無恥的險惡用心。要說這種東西在毛澤東住所搜出，那倒差不多，因為他是臭名昭彰的淫棍。

指鹿爲馬饑寒交迫

今天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道德普遍低落，這與他們所奉行的階級鬥爭與無神論有重要的因果關係。中國大陸要想挽救人心的墮落，它除了依靠宗教力量以外，幾乎無其他道路可走了。實際上宗教是淨化人心、穩定社會的重要力量，但中共却不敢放鬆對所有宗教的控制。如果他不真正開放宗教，大陸的社會秩序還要壞下去。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向中國知識分子猖狂進攻的另一個目的，是爲了他要在一九五八年推行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掃清道路，免得將來有人反對。同時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在全國進行小肅反，搜捕幾十萬所謂漏網的地富反壞右和過去軍警政憲人員以及宗教界人士。

毛澤東認爲，這些心腹之患不除，他就無法推行他的滅絕人性的三面紅旗運動。運動一開始，報紙以頭版頭條報導「衛星」的消息。所謂「衛星」即糧食的產量，產量越高，「衛星」越高，一縣比一縣高，一省比一省高，最高記錄說每畝可生產幾萬斤的高產量，成爲貽笑中外的大笑話。當時全國竟無一人敢提出疑意，二千多年前的趙高指鹿爲馬，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再現，其爲害之烈遠遠超過那個時代，結果造成全國大饑荒，五八年到六〇年全國餓死二千多萬人，比八年抗戰死的人還多。彭德懷稍提不同意見，毛澤東立刻把他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的二野幹部也跟着他倒了楣，紛紛復原地方去新建立的勞改營管理日益增多的「犯人」。毛澤東把全中國變成一個饑寒交迫的大監獄。毛澤東的大失敗，不得不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將國家主席讓給劉少奇。

劉少奇推行了對人民稍微放鬆的政策，使工農生產略有轉好，但到了六四年，毛澤東又提出破壞生產的「四清」運動。六六年再提出「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報劉少奇爲他收拾亂攤子之仇，免得他的「功勞」被劉少奇奪去。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罪惡是有目共睹的，他號令他的極左黨徒和紅衛兵無惡不作，在那個年代裏，殺人放火不受法律約束，殺一個人就像踩死一隻螞蟻一樣，他把全國變成一個水深火熱的人間地獄。

中華民族所以落到如此悲慘結局，完全來自毛澤東繼承了斯大林的殘酷階級鬥爭的罪惡邪說。

。他直接、間接殺害了幾千萬無辜的中國人。中共非但不否定他，反而對他的功過作了三七開的錯誤決定，因此使鄧小平的改革走進了死胡同。人們沒有立刻看到光明，而是感到新的領導與毛澤東時代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

當時中國人民對毛澤東和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深惡痛絕，人們稱為五人幫。但鄧小平却把毛澤東剔除了，單批四人幫。這使鄧小平失去了將壞蛋領袖與中共絕然分開的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他沒有痛切感到中共有這樣一個壞蛋領袖是奇恥大辱，因此人民把中共和毛澤東看成同樣惡劣，這是他復出後的重大失策。

鄧小平和極左路線的決策人，還念念不忘毛澤東臭不可聞的三個字，在「思想」上還冠上他的名字，難道中共除了毛以外，其他人就沒有思想了嗎？說什麼凡是正確的思想屬於「毛澤東思想」，錯誤的不屬於「毛澤東思想」，這種論調荒唐透頂，毛澤東的殺人放火、魚肉人民的思想，不是他的思想，是誰的思想？又說什麼「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既然是集體智慧，為什麼又叫「毛澤東思想」？難道在中共的「人名辭典」裏，再也找不出比這個暴君更適合的人選嗎？

一個令人百思不解的問題是，中共非但不批中國暴君毛澤東，同時對蘇聯的暴君斯大林還特別鍾情，就在戈巴契夫大批斯大林後，中共在「國慶節」時，還是把斯大林的巨幅畫像擺在天安門廣場上，以表示對這個殺人魔王的特別尊敬和對戈巴契夫的蔑視。

當時國內外無法理解，但到了六四大屠殺事

件發生後才比較清楚了。原來鄧小平所以不肯批判斯大林和毛澤東，因為他們欣賞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恐怖統治，只有這樣他們的子孫後代才能順利接班，以保「官倒無產階級」的千秋萬代的基業，什麼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都不是他們考慮的，在他們還有三五年有限的生命面前，他們所能考慮的就是「權」和「錢」。在中國大陸上有「權」才能有「錢」。

無怪香港人民都希望在一九九七年以前移民外國，以避免生活在中共的統治之下。按理講，一個殖民地歸還祖國，當地人民應該興高采烈才對，像日偽投降時，老百姓何等快樂。怎麼香港人民却在歸還祖國前，那樣憂心忡忡，就是因為這國家不是自由的祖國，而是受一個殘暴不仁的政府統治。特別是四十年來，香港人民對中國大陸上所發生一切暴虐不仁的恐怖事件他們看得太多了。他們寧願作一個流亡者或亡國奴，也不願作中共的臣民，一個政權落到人民如此唾棄的程度，豈不悲哉！

痛改前非重甦國運

隨著東歐翻天覆地的變化，蘇聯也放棄了七十年來的一黨專政制度。中共應該順應潮流，改變它六四以來兇殘醜惡的形象，應該下決心學習蘇聯和東歐國家經驗，既要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二十七年的罪惡統治，也要處理那些作惡多端的幹部，黨的領袖要向東德昂內克、捷克傑克斯、保加利亞日夫科夫那樣引咎辭職下臺，中共如果有氣量的話，也要像捷克共產黨那樣，向全國道

歉，請求全國人民寬恕他們四十年來帶來的災難性的統治。這才能表示黨的真誠悔過，中國人民還會原諒的。奉勸中共，像登載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六日）署名聞迪寫的《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那樣文章要盡量少發表，這種用統計數字遊戲的文章，甚至欺騙國內知識分子已屬不可能，更不要說見多識廣的國外知識分子了，通篇謊言，簡直不值一駁。奉勸中共還是作點實際工作比說大話吹牛皮為好。國家正如一個家庭一樣，一家孩子連褲子都穿不上，再吹噓家裏如何闊氣和祖先過去怎麼威風等，也無濟於事，空留下被人恥笑的話柄！今天的美國沒落了，他們的政治家們也不敢打腫臉充胖子。中共真要想痛改前非，必須做下面幾件切實可行的事：

第一、要徹底撤換那些堅持斯大林、毛澤東極左思想的老班底，特別要清除那八個無職有權的老人幫，他們行將就木，無權決定中國十億人民的命運。他們應對六四大屠殺負有全部責任。

第二、要像蘇聯徹底否定斯大林那樣，徹底否定毛澤東和他的極左路線。凡用斯大林、毛澤東命名的任何單位、企業、地名、街名，一律取消，他們在全國各地的塑像一律拆除。為了徹底剷除毛澤東罄竹難書的罪惡，必須將他的僵屍搬出來燒掉。毛的紀念堂應該鏟平，以恢復天安門門門相通的古建築格局，象徵國運重新疏通。毛的掛像應從天安門拿下，兩旁的標語口號：「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也應同時取下，以恢復古建築的風貌。因為這兩

條標語既是陳詞爛調，也不美觀，實際上在當今的世界上，「萬歲」的事情是沒有的。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相繼更改了國名、黨名，就是一例，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活到四十五歲，就算是長命的了，更不要說萬歲了。如此作到了，才能在中國大陸出現萬象更新的新氣象！

第三、官倒得來的錢一律充公。徹底清查瑞士銀行高幹子女的存款數目。香港新華社門前曾貼一張高幹在瑞士銀行的大字報，某公竟有三十多二十四億。該大字報剛貼出幾小時就被撕去。

幡然悔悟可免一劫

共黨從前對羣眾示威的態度，從來都是以暴力鎮壓為主，暴君毛澤東如此，鄧小平也不例外

，他們特別恐懼示威遊行的後續影響，所以鄧小平甘願自毀形象，也要用武力鎮壓學生。無論是現在的中共還是從前的蘇共都是暴力的崇拜者和執行者，中共一直如此。因為鄧小平是斯大林、毛澤東同時代的左傾人物，雖然他有勇氣實行開放政策，但他沒有勇氣容忍所謂「暴亂」，在他看來示威就是「暴亂」。「暴亂」參加者必然是「反革命份子」。在這一點上，他的看法和斯大林、毛澤東是一致的。所以他對天安門遊行示威，採取了激烈的鎮壓手段。

在如何對待羣眾示威遊行中，戈巴契夫比鄧小平謹慎多了，主要戈巴契夫比鄧年紀輕，沒有鄧那麼多顧慮，頭腦也沒有鄧小平那麼僵化，所以在處理羣眾示威運動中，所採取的方式也不一樣。因為世界在變，哲學體系也在變，人的頭腦

也必須適應這個潮流，如果逆潮流而動，不管政權如何牢固，領導人物如何堅強，必將碰得頭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到那時就追悔莫及了。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就是最好的榜樣。

鄧小平正面臨嚴峻「大氣候」的考驗，是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呢？還是執迷不悟，蠻幹到底呢？是順應億萬人民的意志、撤換人人皆曰可殺的「愛將」呢？還是甘冒與億萬人民意志為敵，死保他呢？他應該當機立斷，做出最後的選擇，不過時間不多了。如果痛改前非，中共或許還可能有點生機！奉勸鄧小平，依靠武力支持的政權是不會長久的，軍隊是靠人民來生存的，一旦軍隊認清了你們這些假冒偽善的人在愚弄他們時，他們也會像羅馬尼亞軍隊一樣反戈一擊，到那時可就為時已晚了。

聖文叢書

月是故鄉明 全一冊

袁 守 成 著

定價新臺幣一六〇元

四川袁守成先生早歲畢業國立政治大學，歷任縣長、省合管處長、臺灣農會人員講習所教育長、赴菲農耕隊訓練班主任，著作等身，閱歷宏豐，本書為袁先生精心傑作，憶述童年往事、求學歷程、從政經驗等；要目有：耕讀瑣記·故鄉風物話射洪·教書生涯·金陵問學記·農政憶往·抗戰初期烽火行·川南風雲·做縣長經驗談·主持四川合作事業·國民大會之回憶·司農往事話桑麻。附錄：追思孫震上將·善良的女強人王純碧等，二十五開本，二百四十餘頁，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